

我家四十载甘蔗情

韦玉

甘蔗的事业，是甜蜜的事业；甘蔗的回忆，是甜美的回忆；甘蔗的汗水，是幸福的汗水。作为土生土长的来宾人，我家与甘蔗结下深深的情缘。这情缘一结就是四十多年。甘蔗伴我成长，甘蔗载着我们家从穷到富的变迁，甘蔗让来宾这片土地变甜。

我是“70后”，打小就尝过“穷”的滋味。那时候还是生产队，全家靠父母挣工分换粮。兄弟姐妹多，我们几个小的帮不上忙，家里挣的工分少，粮食总不够吃。每到三四月份青黄不接时，米缸见了底，家里断了炊，母亲就攥着空米袋，东家借十斤米，西家借八斤粮，回来掺着红薯、芋头煮一锅粥，才勉强把日子过下来。肉？只有过年过节才能闻着点香味；新衣服？老大穿旧了，老二老三接着穿，烂了破了补补继续穿，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住的呢？除了一间漏风的泥巴房，还有一间漏雨的茅草屋。六月份，屋里还长出几朵夏至菌。那时候的日子，真的穷得叮当响。

1981年，村里分田到户，我家分到六亩四分

水田，还有二十多亩旱地，具体多少亩，我记不清了，只记得父母当时站在田地地头，眼里闪着光，脸上带着笑。水田全种水稻，旱地全种甘蔗，那是我们家第一次把希望种进蔗地里。那时候没有机械化，种地全靠人力，谁家有大水牛犁地就算“家底厚”，可我们家只有两头瘦小的黄沙牛，牛力气不足，人就得补上。父母每天天刚亮就扛着锄头下地，太阳落山才回家，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我们几个孩子放了学，也得拎着镰刀、扛着锄头去地里帮忙。

甘蔗从种到收，每一步都是“苦”里裹着“甜”。种蔗苗要弯腰摆种，放肥要顺着垄沟撒匀，除草要蹲在地里一株株拔。这些活我打小就跟着干，手上的茧子，就是那时候磨出来的。最让我害怕的是剥甘蔗叶：一人多高的甘蔗，叶子又长又宽，边缘像小刀子一样锋利，叶面上还覆着细毛。要是没穿长袖、没戴草帽就去剥，脸上、脖子上、胳膊上准会被划出一道道红印，风一吹，又辣又疼。有时候，不小心碰到蔗叶上藏着那些黑的黄的毛毛虫，身上立马起红疙瘩，痒得人直跺脚。

砍甘蔗更累。先把甘蔗从根部砍倒，再用勾刀把甘蔗上的叶子削干净，把根部的须子削掉，砍去蔗尾——一根甘蔗才算收拾好。二三十根捆成一捆，扛着往路边走，那捆甘蔗比我还高，压得我肩膀生疼，每走几步就得歇一歇。砍好的甘蔗堆在路边，像一座座小山。运甘蔗时，父亲跟着拖拉机把甘蔗拉到糖厂，每次父亲总能领到几张糖票、面粉票，回来时肩上总是扛着糖袋、面粉袋，脸上的笑都藏不住。

就是这一根根甘蔗，慢慢把我们家的日子“熬”甜了。一开始我们家甘蔗年产量约五六百吨，后来增至七八百吨，再到上百吨、一百五十多吨……甘蔗的产量一年比一年高，父亲领回的糖、面粉和钱也一年比一年多。饭桌上渐渐有了肉香，我们不用再穿打补丁的衣服，过年时每人都能添一两件新衣裳；父亲用卖甘蔗的钱供我们兄弟姐妹上学，让我们知书达理。再后来，他还盖起两层高的楼房，红砖墙、亮窗户，我们终于告别了漏风漏雨的泥

巴房、茅草屋。如今，我家种甘蔗已有40多年。现在不一样了，播种有播种机，收割有收割机，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靠人力硬扛。可甘蔗，依旧是家乡的主要经济来源；甘蔗的事业，依旧是家乡甜蜜的事业。甘蔗，改变了我家的生活；甘蔗，让我们的家庭变得富裕起来。

现在每次回老家，放眼望去，田野里、公路旁、山坡上，依旧是一片绿油油的蔗海。看着茫茫的甘蔗林，闻着空气里飘着的淡淡蔗香，我总会想起小时候跟着父母在蔗地里干活的日子。那时候的苦，早被岁月酿成了甜；而这甜，还在来宾的土地上，一年年往下传。



南方的青纱帐

罗露花

在东经109度，北纬23度的土地上
有一片青纱帐
那里的秋天只有一个味——甜

甜从甘蔗的骨节里长出
一节一节向上
阳光把路过的风雨甘露
悄悄熬透，酿成了甜

一垄垄，一行行
风推着碧波
青纱帐里的笑声朗朗
朗朗的秋镰透着光
甘蔗在姑娘摆成了塔
塔上的姑娘摆成了天
天上的云朵变成了棉花糖

村口社王的虬枝下
有人咬下第一口脆响
那声音穿过村庄
在屋檐下回荡

甘蔗甜，甜在嘴里
日子甜，甜在心里
南方的青纱帐只有一个味——甜
甜压弯了蔗梢，沉甸甸
甜把时光熬成了糖
让远方忘了远



古德村挖藕记

问问

周六，我回象州马坪古德村老家看望老妈。中午吃完午餐，便想着去家门前的荷塘挖藕，活动活动很久没有劳动的筋骨。

家门前的荷塘约有30亩，今年没施过肥，长势没往年好，但塘里的藕确是原生态的，也算是野生的。荷塘边上，连着二十多亩湿地。湿地的风箱树上，常年栖着上万只白鹭，此起彼伏，如云如雪，这里早已成了鸟的天堂。不少南宁、柳州的摄影爱好者专程赶来古德，只为捕捉白鹭翩跹的瞬间。鸟影掠过水面，也掠过塘埂，为这片土地增添了许多生机活力。

这片荷塘的藕个头不大，但口感极好。村里人说，这是因为我们这里的水土好。这片荷塘的藕也是免费的，谁来都可以挖。最近塘水干涸，只剩下干裂的塘泥和枯黄的荷叶梗。这时下塘，不用涉水，所以也不怕有蛇和蚂蟥。小孩来了，也可以体验挖藕的乐趣，同时还可以观鸟。

去年这时候，塘里早已站满挖藕人，今年才刚开头。谁若是想吃，不妨赶紧来，不然再过一两星期，塘就该挖空了。

我迫不及待地约上面叔，扛起锄头铲子下了塘。挖藕也是门技术活，不能用蛮力，得顺着它的走向下锄，再用铲子细心剔开裹着的泥，再完整地撬出来。我多年不从事体力劳动，几锄头下去，竟有些吃力，手腕酸得厉害。而面叔是个挖藕能手，他的动作熟练得像表演，一锄、一铲、一撬，一根完整的藕便露出泥面，白白嫩嫩的，宛如沉睡的玉臂。他一边挖，一边和我聊起小时候的事，笑声在空旷的塘里回荡。

说起童年，那时的荷塘和湿地，白鹭没有现在那么多，偶尔有一两只落在塘埂上，惊一下便飞走了。那时候，我们挖藕并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为了卖钱读书。初中那几年，每逢秋冬的周末或寒假，我便和父亲、叔辈下塘挖藕，然后把挖来的藕洗干净，装进麻袋，趁圩日用自行车驮去街上卖。那时的价格低得可怜，一斤才几毛钱。

我性子腼腆，怯生生地站在摊位后，不敢像两旁的大人那样高声吆喝，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藕。有人来问价时，心立刻提到嗓子眼，很小声地说：“三毛，两毛五也卖。”生怕对方嫌贵，扭头就走。成交时，几张毛票递过来，被泥水浸得皱巴巴的手小心接过，抚平，再贴身藏好。那钱是瘦的，烫着读书的指望，烫着一个少年心里沉甸甸的梦。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称藕的那杆秤。那是向隔壁卖大米的女孩借的。她和我年纪相仿，长得十分漂亮，一双黑亮的眼睛像会说话，笑起来带着浅浅的酒窝。小小年纪就很会做生意，嘴甜，手快，算账比大人还利索。我常常想，她现在大概已是大老板了吧。

给人称藕时，我的手总会微微发抖，总要偷偷把秤尾撇得高些，生怕别人说我短斤少两。那是一种自我矛盾的心理，既希望别人觉得我老实，又怕自己吃亏。

那时常去卖藕的地方，一处是马坪街，20多公里路；一处是石龙街，30公里远。我骑的是“五羊牌”自行车。那时身子还没长开，个子矮小，双脚够不着踏板，只好身子前移，将屁股挪到坚硬冰凉的三角铁架上，卡在横梁处，用脚尖勉强勾着踏板，一上一下，艰难地踩动。乡路坑坑洼洼，颠簸得厉害，一个往返下来，屁股更是红肿一片，火烧火燎地疼。回到家，把换来的零钱交给母亲，她总会笑着摸摸我的头，那笑容里有欣慰，也有心疼。

如今，我离开家乡到城里工作已有20多年，可每次回到这里，那些年少的画面总会清晰浮现。那些日子虽然清苦，却有一种踏实的幸福感。全家人用勤劳的双手换来的每一分钱，都沉甸甸地揣在口袋里，那是希望的重量。

这次挖藕，挖了3个多小时，总共收获50多斤。回到来宾城区，分给左邻右舍，大家都说比市面上吃的好吃。确实好吃，粉粉糯糯、香香甜甜的，里面裹着乡土的气息，也裹着岁月的味道。

扫码聆听更多美文。

彩道映暖阳 跑影醉来宾

张起群

初冬的阳光穿透云层，给桂中大地镀上一层温柔的光晕。在来宾出差的第三日中午，我循着朋友的盛情推荐，与同行的跑友小黄奔赴那场与彩虹跑道的约定。从宾馆出发时，正午的风裹挟着南方特有的温润气息，半小时的小跑预热路程里，城市的轮廓在脚步交替中渐渐舒展，直到那条红、白、蓝三色交织的跑道闯入视野，便知晓，此行的惊喜已如约而至。

这便是来宾市民网红打卡地——来宾市民健身步道。不同于寻常跑道的单调，它如一条彩色丝带蜿蜒在城市之间，红得热烈、白得纯净、蓝得澄澈，三色拼接的塑胶路面踩上去弹性十足，每一步落下都能感受到恰到好处的反馈，仿佛跑在与跑者的脚步温柔共鸣。道路平坦笔直，延伸向远方与天际相接，摒弃了城市道路的颠簸与喧嚣，只剩下纯粹的奔跑快感。后来才知晓，这条总长约6公里的跑道，竟是在原高速公路两旁改建而成，城市建设者的巧思，让曾经的交通要道变身成为市民的健身乐园，这般化腐朽为神奇的改造，恰是来宾这座新兴城市活力的最佳注脚。

跑道两旁的景致，更是将这场正午的奔跑变成了一场视觉盛宴。彼时正值异木棉盛放的时节，粉色的花簇缀满枝头，在正午暖阳的映照下如霞似火，与跑道的三色交相辉映，宛如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抬眼望去，跑道一侧林立的高层住宅楼拔地而起，浅棕与深咖相间的外立面在异木棉粉艳的花影映衬下，褪去了钢筋水泥的冷硬，平添了几分温润与壮丽。笔直的楼体与舒展的花枝相映成趣，城市的现代肌理与自然的柔美诗意在此相融，勾勒出独属于来宾的城市画卷。微风拂过，花瓣轻轻摇曳，光影在路面上跳跃，空气中弥漫着草木与花朵的清香，深吸一口，满是自然的馈赠。偶有蜜蜂在花丛中流连，或是几只麻雀掠过枝头，为这份静谧增添了几分灵动。沿途零星遇见几位散步的市民、嬉戏的学生，他们脸上的惬意笑容，与这美好的景致融为一体，构成了一幅和谐的城市生活画卷。跑在这样的跑道上，疲惫仿佛被沿途的风光悄悄消解，只剩下心跳与呼吸的节奏，与自然的脉搏同频共振。

这是我在来宾的第二次午间跑步。前一日，我曾在红水河畔留下奔跑的足迹，江水悠悠，两岸绿树成荫，感受着这座城市的温润与包容。而今日的彩虹跑道，又展现了来宾的另一番风貌——既有自然的灵秀，又有人文的温度。据当地朋友介绍，近年来来宾着力打造各类健身步道，让健康生活的理念融入城市的肌



永不褪色的枕巾

徐继志

我家珍藏着一个“百宝箱”，专门存放在部队时的军装、解放鞋、挂包、水壶等军旅纪念品。经历岁月的风霜，它已略显陈旧。

打开“百宝箱”，一抹明亮的淡黄色映入眼帘。这是一对枕巾，边角齐整、针脚细密，虽历经39年时光洗礼，布料依旧柔韧，仿佛还留存着当年军营里阳光的味道。我用指尖拂过枕巾，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将我带回那段身披戎装、驻守边疆的青春岁月，也让我想起那位如父亲般慈祥的连队指导员——曹立华。

1986年的那个秋日，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的军营里已有几分凉意。我服役期满，即将告别朝夕相处的战友，离开这片挥洒过汗水与热血的土地。收拾行囊时，指导员曹立华来到宿舍找我，他手里捧着一个崭新的布包，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像父亲对待即将远行的孩子般，将布包递到我手中：“这是提前给你的结婚礼物，一对枕巾，希望你往后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回到地方后，要好好工作，别丢了咱们军人的志气。”我接过布包，指尖触摸到枕巾的瞬间，一股暖意涌上心头。淡黄色的枕巾格外亮眼，没

有繁复的花纹，却透着一股朴实的厚重。当时的我，尚是热血青年，对未来的生活带着几分憧憬，指导员的话语像一粒种子，在我心中扎下了根。他那句“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成了我往后人生路上的座右铭。

离开军营回到家乡，我迅速投身到工作中。无论是在基层岗位上与群众打交道，还是在办公室里处理繁杂的事务，我始终记得自己曾是一名军人，记得指导员的谆谆教诲。面对工作中的难题，我会想起在部队里顶着烈日训练的日子，再苦也咬牙坚持；遇到利益抉择时，我默念军人的职责与担当，始终将祖国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日子在忙碌中悄然流逝，我从青涩的青年逐渐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骨干。凭借踏实肯干、吃苦在前的劲头，我先后获得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优秀通讯员、优秀监督员等数十个荣誉称号。每当拿到荣誉证书，我总会想起远在河南的指导员，如果他知道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一定会感到欣慰吧。后来，我步入婚姻殿堂。筹备婚礼时，家

里添置了不少新物件，从被褥到床单，每一件都经过精心挑选。也许是忙碌中疏忽，或是潜意识里想要将指导员送的枕巾好好珍藏，那对枕巾竟被我遗忘在“百宝箱”里。直到有一次整理物品时再次看到它，我才猛然想起，心中满是遗憾。但转念一想，这样也好，它在“百宝箱”里静静安放，反而能更好地留存那段军营记忆。

这些年，我时常会打开“百宝箱”追忆往昔。这对枕巾依旧如当年那般鲜亮，恰似我与指导员之间的情谊，从未因岁月流转而褪色。它藏着指导员对我的殷切期许，是部队干部爱兵如子的生动实例，是联结我与指导员的情感纽带，更是我军旅生涯里一份弥足珍贵的纪念。

我时常打听指导员的消息，得知他退休后定居在河南郑州，生活安稳，心中便多了几分安心。前几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原来连队的部分战友提议聚一聚，这个想法很快得到指导员的响应。他主动牵头组织，将聚会地点定在了郑州。接到通知时，我激动得彻夜难眠，时隔多年，终于能再次见到指导员了。

诗歌

琴岛夺魁，山海和声

谢桂明

当琴岛用日光岩的贝壳
收纳了红水河的波涛
当仲冬的三角梅
突然摇动和声的节拍
请允许我把南国的激情
拆解成千万个滚烫的音符
撒向这片快乐浸透的海岸

舞台光曾漫过旖旎的霓裳
荣誉席贯于青睞学院的金砂
而我们，选择用存折的余温
捂热硬座车票
让白发与青丝在追光灯下
飘动蔗海的云

我们打开声带的矿脉
用铝土矿的颗粒，甘蔗林的甜香
瑶寨星辉和盘古岭的松涛
锻造成铿锵
在休止符的缝隙里
让野百合的春天阳光明媚

我们要证明
星辰也能在土壤里生长
混声部也能掀起地壳运动
当浪花突然认出——
这被称作“业余”的茧
原来竟是被大地亲吻过的彩绸
来自群峰起伏的回声壁
让钢琴激昂它的傲慢吧
今天，凤凰木的每一簇火焰
都在涂改金色大厅的惊愕

握在手中的奖杯
是被海风镀亮的贝壳
无形的财富正在观众席发芽：
当第一排的评委用温柔的掌纹
接住我们合和的温度
他们听见自己年轻的赞叹
在黑暗中重新拔节

鼓浪屿收下了潮水的绶带
南太平洋的季风见证了
被山歌沁透的喉呢
如何把壮乡的幸福唱成航海图
请白帆带走我们的歌
让每朵浪花记住——
曾有一种荣誉
从大地长向星空

抵达郑州的那天，指导员早已在酒店门口等候。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痕迹，头发也添了不少银丝，可他的笑容依旧如当年那般慈祥，眼神里依旧透着军人的坚毅。他热情地走上前跟大家握手，然后兴奋地抱起我原地转了两圈，口中埋怨：“唉！怎么还是那么瘦，你要多吃饭，多补充营养啊！”他仔细询问每个人的近况，忙前忙后，从饮食安排到行程规划，都考虑得细致入微。他还特意准备了当年军营里常吃的菜肴，让我们在尝到熟悉的味道时，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并肩作战的时光。

酒过三巡，战友们打开了话匣子，回忆起在部队里的趣事：有人说起第一次实弹射击和第一次实弹（手榴弹）时的紧张，有人聊起拉练途中互相帮扶的温暖，我则提起指导员送我枕巾的往事。指导员听后，笑着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还记着呢。当时就觉得你这小伙子踏实肯干，肯定能有出息。”那一刻，我看着指导员熟悉的脸庞，听着他温和的话语，眼眶不禁湿润。

我时常在心里盘算着：一定要再去一次郑州，去看望敬爱的指导员。我要当面告诉他，这些年我一直牢记他的教诲，从未辜负军人的身份；我要把这多年的经历细细讲给他听，让他知道，他当年送的不仅是一对枕巾，更是一份照亮我人生之路的温暖与力量。